

纸异兽

作者：刘宇昆

翻译：漓湖

我最早的记忆之一，是以我的啜泣开头的。不管爸爸妈妈怎么哄我，我都不肯消停。

爸爸无奈的离开了我的床边，而妈妈把我带到厨房，把我安坐在餐桌旁。

“汗，汗，”她边说边从冰箱顶上抽出一张礼品包装纸。一年又一年，妈妈小心翼翼的裁开圣诞礼物上的包装纸，再收好到冰箱顶上，攒了厚厚一沓。

她把纸平铺开，没有图案的一面向上，然后折了一下。我停止了哭闹，好奇地望着她。

她把纸翻了一面，又折了一下。她折、捏、掖、卷、揉……直到纸的原形在她合拢的双掌里消失。她将那折起的小团举向嘴边，往里吹气，像吹一个气球。

“汗，”她说，“老辅。”她把手低向桌面，摊开双掌。

一只小小的纸老虎站在桌上，像两只握紧的拳头一块儿那么大。虎皮是包装纸的图案，银白的底色，排布着红色的棒棒糖和绿色的圣诞树。

我把手伸向妈妈的创作。它的尾巴晃了晃，欢快地蹦向我的手指。“嗷~沙~”它吼道，像是介于猫儿的喵鸣和翻报纸的沙沙作响之间的某种声音。

“则叫则子。”妈妈说——这叫折纸。

我那时还不知道：妈妈的折纸与别人的不同。她对折纸吹入生气，因而它们分享了她的呼吸，与她的生命共舞。这是她的秘法。

爸爸是从一本目录里挑中妈妈的。

有一次，当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问了爸爸详情。他那时正努力让我乐意再和妈妈说话。

1973年的春天，他签约了婚介服务。他有条不紊地翻着名录，一页不过瞄上几秒，直到妈妈的相片映入眼帘。

我从来也没见过这张照片，爸爸这样描述它：妈妈坐在一张椅子上，侧身对着相机，穿着一件贴身的绿色旗袍。她把头转过来正对镜头，一头乌黑长发于是滩过肩膀，瀑落胸前，如诗如画。她从照片里看着他，用宁静的稚子般的眼睛。

“我再也没有多翻一页。”他说。

目录上说她十八岁，能歌善舞，英语流利，因为她来自香港。这些没有一样是真的。

他给她写信，婚介公司帮他俩来回通讯。最终，他飞到香港去见她。

“她的回信都是公司的人写的。除了‘你好’和‘再见’，她一句英文也不会。”爸爸说。

什么样的女人才会把自己放进一个可以待价而沽的商品目录里？——高中生的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懂。轻蔑的感觉不错，就像酒一样。

爸爸没有选择怒冲冲地找婚介公司算账，他就地在宾馆的餐厅雇来一位女服务生，为他们当翻译。

“当我说话的时候她会看着我，眼神一半是畏惧，一半是期待。当那个女孩开始翻译我说的话时，她就渐渐地微笑起来。”

他飞回康涅狄格，开始申办让她来他身边的手续。一年后我出生了，在虎年。

在我的要求下，妈妈又用礼品包装纸给我做了一只山羊、一只小鹿和一头水牛。它们会绕着客厅跑来跑去，被老辅咆哮着追逐。当他抓住它们的时候，他会狠狠扑倒它们，直到它们肚子里的气都被挤了出来，压成了平平的纸片。我就得重新给它们吹满气，这样它们又能多跑一阵子。

有时候，这些动物也会陷入麻烦。有一次，小水牛在我们晚餐时跳进了一碟酱油里（他想戏水，跟真的水牛一样）。我飞快地把他拣了出来，但毛细效应已经使得深色的酱汁高高浸湿了他的腿。湿软的四肢撑不起他的身体，他瘫倒在桌上。我把他放在太阳下晒干，可是他的腿不再平整，自此便一瘸一拐地跑来跑去。终于，妈妈把他的腿用玻璃纸包好，这样他就可以想怎么玩水就怎么玩水了（酱油除外）。

还有，和我在后院一起玩耍的时候，老辅喜欢忽然纵身一跃扑向麻雀。可是有一次，一只走投无路的鸟儿奋起反击，啄烂了他的耳朵。妈妈用透明带粘好他的耳朵时，他在我怀中呲牙咧嘴地哀号。从此他都离鸟儿远远的。

之后一天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讲鲨鱼的科教片，便叫妈妈也给我做一条。她折了一条小鲨鱼，但他难受地在桌面上蹦跶。我给水箱灌足水，把他放了进去。他快活地游了一圈又一圈，渐渐地沉到底，散了架。我伸手想救他，却只捞上来一片湿漉漉的纸。

老辅把前爪搭在水箱边沿，头埋进爪子里。耳朵耷拉着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嘶吼，那声音令我内疚。

妈妈又给我折了一条鲨鱼，这次是用锡纸折的。这条鲨鱼在一个大鱼缸里快活地生活。老辅和我喜欢坐在一旁看着锡纸鲨鱼追逐着鱼缸里的金鱼，老辅把脸贴在鱼缸的壁上，在另一边的我看见他的眼睛——被玻璃放大得像咖啡杯底那么大，从鱼缸对面瞪着我。

当我十岁的时候，我们搬进了镇上另一边的新家。两个女邻居造访来表示欢迎。爸爸给她们端茶倒水，并且为必须离家赶去水电公司以肃清前任房主的账单表示歉意。“请您自便吧，我妻子不太会说英语。所以如果她没来和您打招呼，请别怪她待客不周。”

当我在餐厅看书的时候，妈妈在厨房拾掇。邻居在客厅聊天，丝毫没有说悄悄话的意思。

“他看起来是个挺正常的男人呀，为什么会做那种事呢？”

“混血么，总是哪儿有点不对劲。那个孩子就像残品一样，窄长的亚洲人的眼睛，白种人的面孔。啧啧，小怪物。”

“你觉得他能说英语吗？”

那个女人顿了顿。一会儿，她们走进餐厅。

“乖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杰克。”我说。

“这听起来并不很中国佬嘛。”

接着妈妈走进了餐厅。她对着那个女人笑了笑。三个人围着我站成一个三角形，彼此点头微笑，无话可说，直到爸爸回家。

马克，邻居家的小孩之一，带着他的《星球大战》动作玩偶来找我玩儿。当欧比旺的光剑闪亮的时候，他还能挥舞手臂，用细细的声音说：“原力在上！”。我压根不觉得这个玩偶看起来有多像真正的欧比旺。

我俩一起看着他在咖啡桌上做了五次一样的表演，然后我问道：“他还能干点别的吗？”

马克被问得恼了，“仔细看呀。”他说。

我仔细的看了看，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。

马克对我的反应很失望，“给我看看你的玩具呗。”他说。

除了我的纸动物们，我什么玩具也没有。我从卧室把老辅拿了出来，那时候，他已经十分陈旧，身上布满了胶水和透明胶带——多年来我和妈妈修补他留下的痕迹。他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灵矫健。我把他安坐在咖啡桌上，我能听见他身后跟来的其他动物们细碎匆忙的步伐，怯怯地从门廊里向客厅探视。

“小老辅，”我说，又停下，换成英语，“这是老虎。”警觉地，老辅迈步向前，轻声低唤，嗅着马克的手。

马克检视了老辅身上的包装纸的圣诞图案，道：“这压根不像老虎。你妈妈都是用垃圾给你做玩具的吗？”

我从未有过老辅是垃圾的念头，垃圾？可是看着他，他的确只是一张包装纸而已。

马克又按了一下欧比旺的头，光剑闪亮，他上下挥舞手臂：“原力在上！”

老辅转身一跃，把塑料玩偶撞下了桌子。他掉在地板上，摔裂了，欧比旺的头滚到了沙发底下。“嗷~~~”老辅笑了。我跟着笑了。

马克狠狠给了我一拳，大喊大叫：“这很贵的！现在商店里都买不着了！恐怕比你爸买你妈花的钱都多！”

我失衡摔倒在地，老辅咆哮着，朝着马克的脸扑了过去。

马克尖叫起来，害怕多于疼痛。毕竟，老辅只是纸做的老虎。

马克一把抓住老辅，老辅的怒吼戛然而止——他被马克捏坏在手，撕成两半。马克把两片纸揉成一团扔给我，“还你的又蠢又贱的中国垃圾。”

马克走了之后，我花了很久很久，屡败屡战地，试图把碎纸片粘回来，把纸张整平，顺着原来的折痕把老辅折回来。渐渐地，别的动物也进入了客厅，围拢我们——我，还有那曾经是老辅的，撕碎的纸片。

我和马克的争斗并没有到此结束。马克在学校里是人气王。我一点儿也不愿去回想之后的两周是怎么过的。

在那两周末尾的周五，我放学回家。“学叫好吗？”妈妈问我。我一言不发的走进了浴室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——我一点也不像她，不像！

晚饭时我问爸爸：“我有一张中国崽的脸吗？”

爸爸放下他的筷子，即使我从未告诉他学校里发生过什么，他似乎明白状况。他闭上眼，摩挲着鼻梁，说道：“不，你没有。”

妈妈看看爸爸，一脸迷茫。她又看看我，问：“森么似中国崽？”

“英语，”我说，“说英语。”

她努力尝试着：“生发了什么？”

我把面前的碗筷远远推倒一边：青椒炒五香牛肉。“我们应该吃美国菜。”

爸爸试着讲理：“很多家庭都会不时做点中国菜吃。”

“我们不是别人。”我看着他。别人的家庭里没有一个不属于这儿的妈妈。

他的目光转向别处。接着，他一只手搭上妈妈的肩：“我会给你买本烹饪书。”

妈妈转向我：“不好次？”

“英语，”我说，声音愈来愈高，“说英语。”

妈妈伸出手，触向我的额头，感觉到我上升的体温：“发扫了？”

我挥走她的手，“我没事。说英语！”我已经在吼了。

“跟他说英语吧，”爸爸对妈妈说，“你早该料到会有这一天。你指望什么呢？”

妈妈双手垂在身侧。她坐着，从爸爸看向我，又回望爸爸。她想说什么，却无法开口，又试着说点什么，又沉默。

“你不得不，”爸爸说，“我待你一直太宽松了。而杰克需要融入”

妈妈看了看他，“如果我说‘Love’，我的感觉在这儿，”她指了指她的唇，“如果我说「爱」，我的感觉在这儿。”她把手扣在心口。

爸爸摇了摇头：“你在美国。”

妈妈蜷在椅子上，看起来就像那头被老辅扑倒压扁，把生气挤尽的小水牛。

“还有，我想要新玩具。”

爸爸给我买了《星球大战》全套的动作玩偶，我把欧比旺那个给了马克。

我把纸异兽收拾进一个大大的鞋盒子里，把盒子藏到床底下。

次日早晨，这些动物纷纷逃了出来，占领了我房间里他们各自惯待的据点。我把他们统统抓住，放回鞋盒，再用胶带封紧。而这些动物吵吵嚷嚷，一刻也不肯消停，以致于我不得不把他们扔到离我房间最远的阁楼的角落。

只要妈妈用中文和我说话，我就不理她。一段时间后，她开始对我多说英语。但她糟糕的口音和的遣词造句令我窘迫。我每每试着纠正她。终于，只要我在，她便什么话也不再说了。

妈妈开始像哑语一样指东指西，当她必需要告诉我些什么的时候。她试着拥抱我，就像她在电视里看到的美国妈妈们拥抱孩子的样子。可是我觉得她的动作矫揉造作、忐忑不安、滑稽可笑而且一点也不优雅。她看到了我脸上的不耐烦，从此停止。

“你不该这么对你妈妈。”爸爸说。但他无法直视着我的眼镜说这句话。心底深处，他也一定意识到：把一个中国农民的女儿硬塞到康涅狄格的郊区是个错误。

妈妈学会了烹饪美国菜式。我开始玩电子游戏，还有学习法语。

每过一段时间，我就会看到妈妈坐在厨房的餐桌旁，全神贯注地看着一张礼品包装纸没有图案的一面。不久，一个新的折纸动物就会在我的床头柜上出现，跃跃欲试地想要抱抱我。我会一把抓住它们，挤尽它们身体里的最后一丝生气，然后把它们塞进阁楼上的鞋盒里。

当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妈妈终于停止了折新的小动物。那时她的英语变好了很多，可我也已经到了她说什么我都无所谓的叛逆期，管她用什么语言呢。

有时候，当我回到家里，看到她娇小的身形在厨房里一边忙碌着，一边哼着中文歌，我实在难以相信这就是生下我的女人。我们毫无共同之处。她没准是月球上来的。我快步走向房间，继续追寻我的纯正的美国式幸福。

爸爸和我一人立在妈妈一侧，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她还不到四十岁，可她看上去要比她的年纪老得多。

多年来，她都不肯为腹痛去看医生，她总是说没事、没什么的。直到有一天救护车把她送进了医院，而癌症已经病入膏肓。

我人在病房里，心却在别处。现在正是校园招聘的高峰季，我全心全意地准备着简历、档案还有按部就班规划好的面试。我算计着该怎么更好地粉饰夸口才才能忽悠着面试官。我的理性告诉我：这不是你的妈妈卧病濒危时该想的事情。可是理性扭转不了我的感觉。

她还很清醒。爸爸用双手小心地捧起她的左手，低身吻了吻她的额头。他显出的苍老和虚弱忽然震惊了我。我意识到，我对爸爸的了解，几乎和我对妈妈的了解一样少。

妈妈朝他笑了笑：“我没事。”

她对爸爸低语了几句，他点点头，离开病房。

她转向我，依然笑着：“我知道你得回学校，”她的声音低弱，模糊在连着她的身体的医疗机器的嗡鸣中，“去吧。不用担心我。没什么的。好好学习。”

我伸手去握她的手，因为我似乎应该那么做。我一下子放松了，满脑子都是回程的航班，还有加州明亮的阳光。

“杰克，如果——”她猛地咳起来，好一阵子说不成话，“如果我——没挺过这次，千万别因为伤心坏了身子。好好过你自己的生活。只是保管好你放在阁楼上的那个盒子，每年，清明的那天，把它搬出来，想想我。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。”

清明是中国祭祀死人的节日。当我很小的时候，妈妈总是在清明那天给她死去的父母写一封信，告诉他们去年一年她在美国的幸福生活。她会大声把信念给我听，如果我评论了点什么，她会把我的话一起写在信里。然后她会折成一只纸鹤，朝着西方放开它。我们就一起看着，看着纸鹤扇动翅膀清脆作响，飞向太平洋，飞向中国，飞往妈妈的家乡。

上次我们一起过清明，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

“我完全不知道中国的日历是怎么算的，”我说，“妈，你就休息吧。”

“那就保管好那个盒子，隔段时间打开它一下。就打开一下——”她又开始咳了。

“没事的，妈。”我别扭地拍着她的背。

“仔仔，姆妈「爱」你——”她的咳嗽又占了上风。一幅陈旧发黄的画面忽然闪过我的脑海：妈妈说着「爱」这个字，把手扣在心口。

“好了，妈，别说话了。”

爸爸回到了病房，我告诉他我需要早点赶去机场，免得错过航班。

她死了，当我的飞机在涅华达某处上空的时候。

妈妈死后，爸爸老得特别快。原来的独屋对爸爸一个人来说实在太大了，他决定卖了它。我和女朋友苏珊一起去帮他收拾打扫。

苏珊在阁楼里找出了那个鞋盒子。那些纸异兽，长期深藏在不见天日的阴暗阁楼中，已经又软又脆，原来礼品包装纸上色彩斑斓的图案亦退色暗淡。

“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折纸，”苏珊惊叹，“你妈妈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。”

那些折纸动物一动不动。也许不管是什么曾驱动他们的魔法，都和妈妈一起死去了。也许他们曾经的活蹦乱跳，从头到尾只是我的幻想罢了，小孩子的记忆怎么可信呢？

那是四月的第一个周末，妈妈过世两年后。大忙人咨询师苏珊又出差了，我待在家里，懒洋洋地换着电视频道。

我停在一个放着鲨鱼科教片的节目。忽然间，我的眼前浮现了妈妈的双手，巧手翻覆，折出一只小小的锡纸鲨鱼，老辅和我在一旁全神看着。

窸窣一声。我抬起头，看到一团黏着破胶带的礼品包装纸在书架脚边的地板上抖动。我走过去，想把它扔到垃圾筒里。

那团废纸倏忽撑高，自己塑出形来。我看见了老辅，原来是被我遗忘多时的老辅。“嗷~沙~”当年我放弃他之后，一定是妈妈又把他收起来了。

他比我记忆中的要小。或者，只是当年我自己的拳头比较小吧。

苏珊把折纸动物左一处右一处地摆在公寓里，作为装饰。估计因为老辅看起来太破烂了，所以被她搁在了隐蔽的角落。

我坐在地板上，向他伸出一只手指。老辅的尾巴摇了摇，快活地蹦了过来。我哈哈笑着，摩着他的后背，老辅在我掌下轻声低唤。

“你过得怎样，老伙计？”

老辅停下了玩闹。他立起身，轻灵一跃到我的腿上，接着自行铺展开来。

现在，我的腿上是一张折旧了的包装纸，没有图案的一面朝上。纸上写遍布着密密的中文汉字。我从来也没好好学过认字，但我认识“儿子”这两个汉字。它们在最上角，那个应该是写着收信人的地方，用妈妈别扭的、孩子气的笔迹。

我走到电脑前，打开网页：今天是清明节。

我带着那封信冲到了市中心，中国游客的大巴常驻的地方。我拦下每个游客，问着：“哩会读宗文吗？”——你会读中文吗？我太久没有说过中文，不知道对方听懂了没有。

一个年轻女子答应帮我。我们一同在一张长椅坐下，她大声对我读出信的内容。那门多年来我一直试图遗忘的语言又回来了，一字一句，浸入我的皮肤，穿透骨髓，紧紧攥住我的心。

儿子，

我们好久没有说过话了。我害怕每当我想要碰触你时你恼火的样子。还有，我一直都有的腹痛，现在可能是个事了。

所以我决定给你写信。我会把信写在这些我给你折的纸动物里，你以前多喜欢他们呢。

当我停止呼吸的时候，这些动物也不会动了。但是如果我用全部的真心给你写信，我就能留存一点点的自我在这张纸上，在这些文字中。那么，如果你在清

明节想起我，在逝者的魂灵得允回访亲人的日子，你能让这些余下的一部分的
我又重新活起来。我为你折的这些造物又会再次奔跑跳跃，也许，那时你就能
看见这些文字了。

因为我必须全心全意给你写信，我得用中文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没有告诉过你我的身世。当你还小的时候，我总是想，等你大
一点懂事了再说吧。可是，我就再没有开口的机会了。

我1957年出生在河北的四轱辘村。你的外公外婆都来自人丁稀落的贫农家庭。
我出生没几年，饿死了三千万人的大饥荒席卷中国。我最初的记忆便是，我的
母亲吃着泥巴充饥，为了能省下最后一点面粉喂给我。

之后的生活渐渐好起来，四轱辘村以它的折纸手艺而闻名，我的母亲教会了我
怎么折纸动物，再让它们活起来。这是村里传承的秘法。我们折纸鸟儿驱除田
地里的害虫，折纸老虎赶走屋里的耗子。在中国春节，我和朋友们一起折赤红
的纸龙。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画面：一条条小小的纸龙在头顶的空中蜷舒，抓
起一串串噼啪炸响的爆竹，送走旧岁。如果你看见，也一定会喜欢的。

然后，1966年，文革来了。邻里反目，兄弟阋墙。有人想起了我的舅舅，他
1946年去了香港，在那儿经商定居。有个在香港的亲戚就意味着我们是间谍、
是人民的敌人，我们只能在夹缝中求生。你苦命的外婆——她无法忍受种种凌
虐，跳井了。接着有一天，一群带着土猎枪的小伙子把你外公拽进一片小树
林，他再也没有回来。

剩下我，一个10岁的孤儿。我仅存的亲人只有在香港的舅舅。一天夜里，我逃
走了，搭上了一趟南下的货运火车。

数日后的广东，几个男人逮住了正在偷东西吃的我。听说我想去香港的时候，
他们大笑：“今天是你的吉日，我们做的就是带女仔去香港的生意。”

他们把我和别的小女孩一起藏在一辆卡车底部，带我们偷渡过境。

我们被带到一处地下室，按他们说的站直、打起精神，好讨买家欢心。光顾的
家庭付给仓库一笔钱，过来打量挑选出我们中的一个“领养”。

秦家选中了我来照看家里的两个男孩。我每天早晨4点起床准备早餐，给两个
少爷喂饭洗澡，还有买菜，洗衣，拖地。我跟着他们，唯命是从。晚上我被锁

在厨房的碗柜里睡觉。动作慢了或者做错事了我会挨打，少爷做错事了我会挨打，如果他们抓住我试图学点英文，我也会挨打。

“你为什么想学英文？”秦先生问我，“你想去警察局吗？我们会跟警察举报你这个非法居留的大陆妹。他们会很乐意把你关进监狱里的。”

整整六年，我都是这样过的。有一天，一个早市卖鱼的老妇悄悄把我拉到一边。

“我见过不少像你这样的女孩子。你多大了，十六？有一天，你的男主人会喝多，然后他会盯着你，再一把拉住你……你没法反抗，直到有一天被你的女主人发觉，那时候，你才知道什么叫人间地狱。你得摆脱那种人生。我认识人能帮你。”

她给我讲了许多想讨个亚洲老婆的美国男人的故事。只要我能烧饭，打扫，照顾我的美国丈夫，他就能给我个好日子过。那是我当时唯一的希望。这就是我怎么登上那本满是假话的目录，遇到你爸爸的经过。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，但，这就是我的故事。

在康涅狄格的郊区，我很孤独。你爸爸对我温柔又诚挚，我很感激他。但是没人懂我，我也什么都不懂。

然后你出生了！当我看到你的脸，看见我的父亲、母亲、还有我自己的影子，我是多么的幸福。我失去了整个家，四轱辘的所有，我曾经熟悉过、深爱过的一切。可是，我有了你，你的脸就是证明，它如此真实。这不是梦。

现在我有了说话的人。我会教你我的语言，我将和你一起，一点点的拼凑起我曾经爱过又失去了的一切。当你第一次开口说话，用中文，用我和我的母亲一样的口音，我哭了好久好久。当我给你做好第一只折纸动物，你破涕为笑的那一刻，仿佛全世界的忧虑都一扫而空。

你又长大了一点，现在甚至都能当爸爸和我之间的小翻译了。我才真正有了家的感觉。我终于过上了好日子。我多希望我的父母也在这儿，我能给他们烧饭端菜，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。可我的父母早已不在了。你知道中国人心中最为悲哀的事是什么？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

儿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你的中国眼睛，那是我的眼睛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你的中国头发，那是我的头发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仅仅是你的存在本身，就带给了我数

不尽的喜悦？你又能否明白，当你不再和我说话，也不准我和你说中文的时候，我是什么感觉？我觉得，我再次失去了一切。

儿子，为什么你不肯和我说话？我痛得写不下去了。

年轻女子把那张纸交还给我，我不敢面对她的眼神。

低着头，我请求她帮忙把妈妈信中的「爱」都划出来。我反复在那张纸上描着这个字，用笔触抚摩她的字迹，一遍又一遍。

年轻女子伸出手，拍拍我的肩。然后她起身离去，剩下我一个人，和妈妈的思念。

顺着折痕，我把那张纸折回成老辅。我把他兜在怀中，他轻声低唤着，同我一起回家去。

(全文完)